

向咏梅诗词三首

三峡红叶

借得天边一片霞，三山染就绛云纱。
隔江忽有情歌起，红叶折来当鬓花。

八阵图

垒石排成八阵图，陈兵十万退东吴。
千年故事沉江底，欲向烟波问有无。

望海潮·夔州

奔雷惊岸，狂涛卷雪，大江一注东流。山挂断霞，云吞剑壁，瞿塘横锁江喉。霜鹭绕汀洲。望子阳白帝，翠隐琼楼。滟滪堆前，卧龙山下，过飞舟。

梅溪晓月如钩。叹平沙八阵，急雨兜鍪。老杜寄情，青莲醉笔，竹枝逸韵难休。千古事悠悠。赏花光柳影，十里街头。最是诗香浸染，春色满夔州。

入烟(外一首)

□ 汪斌(雅安)

浩浩无边
是人生百岁，是
时间误入炊烟

酌酒一杯
那年
竹林牵着春天
去投奔秋色

一路上，世事多变幻
水上无船
夜，凉得像思念

遥望青山，顾影自怜
不如睡觉，忘掉
气宇轩昂的
孤独

眺望自己

趴在窗前眺望夜
有没有灯光

矗立在大树下
寻觅
太阳还在不在天上

慢慢的俯视地缝开裂
蚂蚁过河没有
它在怎么想

坐在长江边
那里的浪花会不会
卷起雪山

荒芜之地
那只不常用的锁
会不会终结自己的方向

眺望自己
迷茫是最好的站点

秋思

□ 铁丁(成都)

山坡上
开着一朵蓝盈盈的小花
羞涩地打着朵儿
吐出缕缕淡淡的芳香

我爱你，蓝盈盈的小花

你的蓝色是我的忧伤
冷峻凝重是我探索的目光
以前你也是一片鲜红的吧
对阳光的挚爱
却让你变成紫蓝

我爱你，蓝盈盈的小花

秋之一群

□ 崔哥(成都)

一

一群大雁
人模人样地
掠过我的天空
卷走一片云
叫故乡

二

一群落叶
撮竿而起
用一箩筐风凉话
扫荡人间

我们仨

□鲁北(山东)

用不同的教材，在同一节课里对不同年级的学生进行教学的组织形式。教师给一个年级讲课，让其他年级学生做作业或复习，并有计划地交替进行。即使教学任务如此繁重，他依然乐此不疲，对教师这一崇高职业，深爱有加。直到1994年，在一次大会上被宣布辞退，他依稀还听到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

走下讲台，回到家里，他六神无主。村里的书记找到他，让他干村文书，让他参与搞工程。他和村书记合伙，承包了油田的一项工程，当年分红五六万元。村书记开导他说，你干民办教师一年收入不到3000元，咱一年就收入五六万元，赶上你做老师20年的收入。无奈之下，他就这样大干下去。搞过土方，修过铁路，什么都干，没少出力，也没少挣钱。

渐渐地上岁了数，很重的体力活已经干不动了。孩子也长大成人，在县城娶妻生子，他不得不进了县城，住在儿子150平方米的风子里，过上了城里人的日子。他大半辈子勤劳为生，闲不住，就到一家物业公司当了保安。他的老伴带着儿子儿媳看孙子。

他时不时地还回九龙村看看，去他的老宅子里住上几天，故乡难分，故土难离，感觉最温馨的还是自己的老窝。他有自己的梦想，一是把孙子看大了，还回村里居住，和庄稼在一起，养鸡养鸭，安度晚年；二是在城里买一所小房子，五六十平方米也行，有自己的小天地。

我是1991年通过考取东营师范学校才摘了民办教师的帽子的。毕业之后，我回到原来任教的学校继续教书。1995年，我改了行，到了县城工作，在县政协当秘书。接下来，当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几年以后，调到政府部门当一把手，好多年。

2019年，全国党政机关机构改革，我去了一个工作相对轻松的部门，任副职。其实我心里明白，我还没退休，也与退休无两样了。

胡新田是喜欢做老师却被辞退了。武金新是自己不愿意做老师主动辞职的。我是因工作需要调离的。我们都不做老师好多年了。我们也陆续进

城好多年了。

那天晚上，我把两位老兄召集在一起，去鱼头泡饼吃了个饭，聊聊天。胡新田说已经八个月没有喝酒了，原因是做了一个钼餐透视，说有慢性胃炎，医生建议不能喝酒。武金新早前就很少喝酒，酒量小，见酒就醉。我虽有些酒量，但多年来，特别是前几年在办公室工作，“来人就接待，没人就等待”，也把胃糟蹋坏了。我建议，兄弟仨都喝，多少不限。胡新田倒了半杯，武金新倒了四分之一杯，我倒了满满的一杯。顿时，满屋里醇香四溢。

席间，胡新田多次说自己的大半生以失败而告终，原因有二，一是当年参加高考以一分之差名落孙山，二是民办教师被辞退。特别对被辞退，一直耿耿于怀。他说，自己1994年被辞退，没有被辞退的那些人，转过年来就都转成公办教师了，如今个个工资七八千元，咱干了20年，才给400元，怎么比啊！

其实，胡新田说的都是事实。

武金新也干了十几年民办教师，倒是没有什么。

我为了岔开这个话题，就扯到孩子身上。我说，成功与失败，都是相对的。人这一辈子的成功，并不仅仅是自己的成功，如果孩子成功了，也是成功，而且是最大的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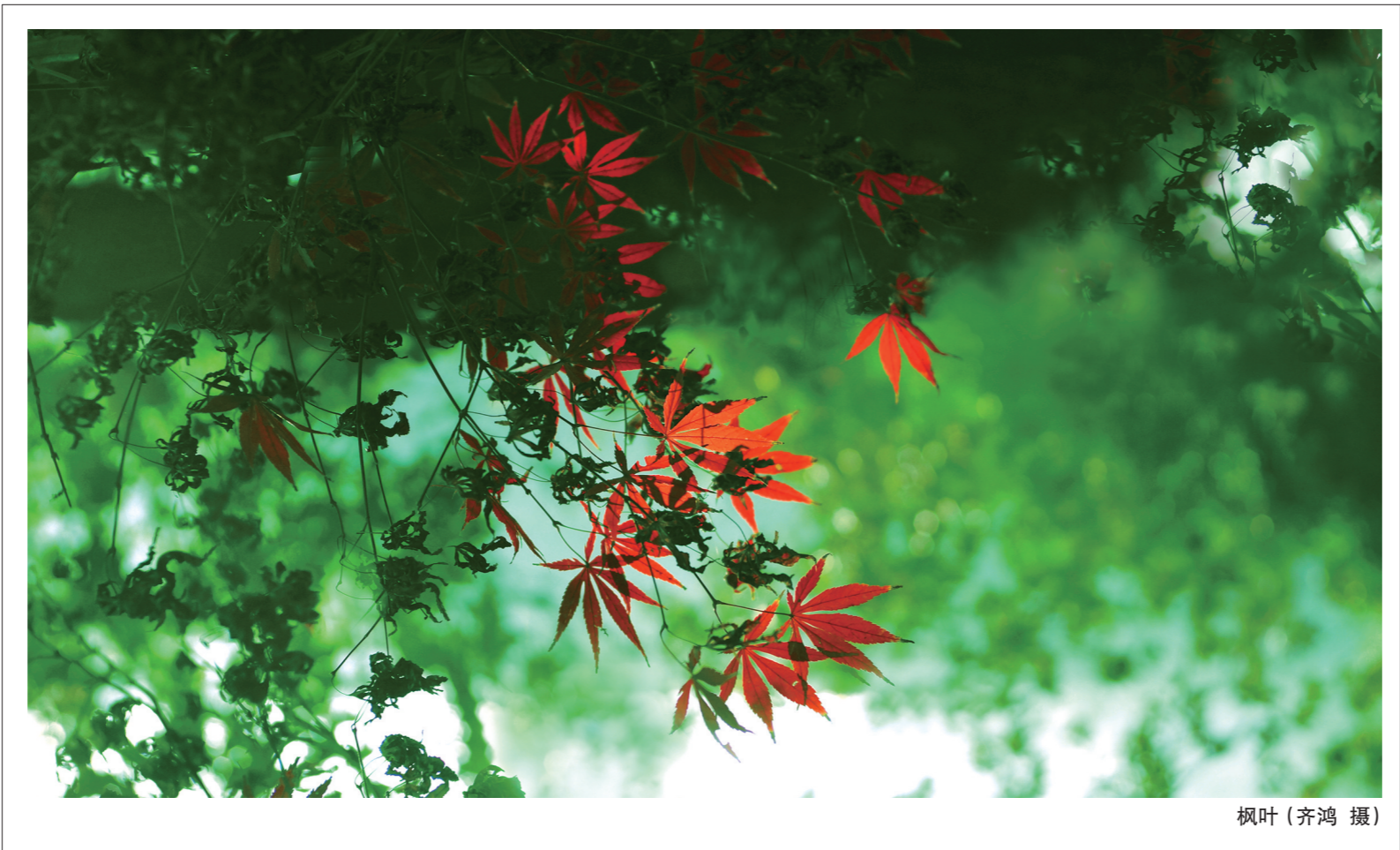
胡新田只有一个孩子，在一家大企业任秘书，属于白领。儿子有了女儿，也有了儿子，儿女双全。武金新一双儿女，都已经成家立业，小日子红红火火。

这顿饭我们吃了两个小时，把近40年的往事回忆了一遍，有遗憾，有酸楚，有甜蜜，有失败，有成功，更多的还是期待和憧憬。

我们都是将近60岁和60岁出头的人了，早把人生看淡。

我建议，我们兄弟仨把酒杯端起来，碰了一下，然后一仰头，干了。

其实，生活就是一杯酒，饱含着人生酸甜苦辣。生活就是一首歌，吟唱着人生悲喜交加、苦乐年华。



槭叶(齐鸿 摄)

旧屋易主情未了

□ 陈柴(成都)

“妇道”就是管理好家务，几十年来岳母就是这样遵奉这个朴素的道理。

曾经一度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教书的岳父，在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后，脾气见长，时不时责怪岳母做事做得不规范，少不了为油盐柴米酱醋茶引发争论。而团年饭更是岳母一年之中的“大考”。

春节前后，各自安家的子女先后赶回“大家”给老人贺年，这是老一辈一年中最为舒心、愉快的时候。

团年之日，岳父按旧习俗，在每人座前周周正摆好小碟、汤匙、竹筷、酒盅；岳母和打下手的么妹帮厨，来回上菜，提前摆好“干盘子”。民间家宴必备的甜烧白、粉蒸肉、清炖鸡、蒸香肠、韭黄肉丝、凉拌兔丁等等基本就绪后，岳父招呼大家伙入座，一边说着吉祥的话，一边给大家倒酒，人人脸上洋溢着迎新年的喜悦和对来年生活的企盼。

桌上，老人一个劲地给晚辈拈菜，劝我们喝尽兴；岳母照例无语少言，她脸上的浅笑传递出的是儿女对她辛劳和对她手艺的赞允……

团年时，在暖色灯光反射下，各种菜肴仿佛热气升腾，油光闪亮，氤氲着诱人的香气。

而且按惯例，凡孙辈都会收到具有象征意义的过年红包。

这次返家，我们挨个清理寝室。大人的衣橱里，码得齐整的四季衣物原样未动，平时舍不得用的床单、被罩一件件还是新的，拿回家的新工装上“川化”的标识尚鲜艳清晰。

我们当年结婚时朋友送的枕巾、被面因锁在防潮箱里还柔软如初。最令人感动的是，我写的毛泽东采桑子《重阳》全文，悄悄地被岳母一针一线绣在结婚用的帐屏幔上。

再看厨房错乱摆放的锅碗瓢盆、油酱醋酒、炉具锅铲，好像主人刚刚做好丰盛的晚餐，静候子女归来。

老伴随手打开气阀、水阀，合上电闸，一切通畅，卫生间牙膏牙刷摆放有序。

清理家什，劳力更伤神，件件家什都有故事。特别是在那特殊年代，我偷买山上木材、偷运下山，让木匠打造床柜、圆桌等，所谓的风险足以摆上几天龙门阵。如今这些都将成为无主的物件。

越清理越恋家，越恋家越苦楚。家里的“魂”都远去了，索性由它去罢！

件件难舍必须舍，包括老屋。

我费力取下岳父寝室墙上的镜框，从中选了件有意义的照片留作纪念，其中包括难得的“全家福”。遗憾的是没有找到岳父唯一的妹妹——1950年由学生参军，后成为部队专业的工体工队羽球队员，与新疆石河子军区分区副司令员结为夫妻的照片。而部队上寄回她的烈士证书，也下落不明。

睹物忆过去，岁月不再回。

旧屋已易主，旧貌留心中。

彭州老屋有许多值得怀念的地方，绝不会因时间推移而湮没。

别了，亲爱的故土彭州！再见，小北街四楼七号！

书香悠远

□ 王升华(成都)

去云南大理、丽江古城和束河古镇旅游的那几天，我们住的都是家庭客栈，规模小，地方窄，设施简陋，有的甚至连个坐椅都没有，但房价经济便宜，尤其是在疫情向好刚启动旅游之际就更为实惠。而最让我惊喜的则是，三地客栈都有一架或两架书，供旅客阅读，让我经历到别样的人文景致，这是在其他地方的旅店甚至是一流酒店都没有的！

在大理，我们住在离洱海对面双廊镇不远的一个小院里，这座三层小楼看来新修不久，楼顶还遗着没收拾的残砖剩瓦。我住的那间小屋，设施极其简单，一张床一个衣架，墙上挂一台液晶电视，再就是进门处一个小盥洗间了。我们是三楼，上午登记完上楼时，看到底楼墙边有一架书，在二楼梯口处也有一竹制书架，都是四五排，有几十本书吧。当时我没在意，以为旅游区的书，无非是介绍本地风光和土特产加一些“心灵鸡汤”之类的而已。晚上观游归来，来到二楼书架前随意浏览，不想看后心里一惊，都是颇有档次的书呀，有世界文学名著，中国知名作家的作品，各种宗教书籍及名家学术著作等等。欣喜之余，一气选了几本抱回住屋。那两个晚上，我就瘫在被垛上看书了，也不知夜深何时，直看到两个眼皮打架，书一丢就睡了过去。知道时间有限，厚书如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话说大理》及藏传佛教的学术书只能浏览，津津有味细读的，是原四川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民俗学家、藏学家任乃强的《民国川边游踪之泸定考察记》。这本首版于民国时期的地理书，详细记载了泸定县的地理、历史、风俗和民情，以及趣闻和逸事。我不是泸定人，但老家汉源和泸定以飞越岭接壤，大渡河相连，就像泸定人、原《四川文学》编辑、著名作家高旭帆曾对我说过的那样，我们都是大渡河流域的人，同属旧

西康省那片土地。书中讲述的许多地方，我早年打工和工作后都去过，因此读来感到如晤旧友，十分亲切。书中不时提到汉源和汉源人，在附录的“飞越岭到泥头(今宜东)”和“唐清溪关及黎州诸城戍考”两节中，更讲述了汉源的历史和所属多地考证。“康宁雅三区，山高气薄，路险粮贵，交通之木，车运人运，皆不易施”，主要的交通运输靠靠“驮运”和“背夫”了。“自打箭炉(即今康定)以西，所有汉人需用之食粮杂货金属用具，嗜好物品，以及番人日用之茶烟布匹绸缎针线杂物，皆自宁雅两地，以骡队运人之。此种骡队，俗称‘驮脚’。经营之者，称为‘赶脚’，汉源人最多。”“此辈以玉米粑为常食品，夜食之余，星携以行，故能与其骡马，竟日行走，无打尖用膳之烦。”“运泸货品，一半专恃骡队，一半委于背子(夫)。背子以汉源人为最多……凡汉源人除富家巨室外，子女皆习背负，自八九岁已然。强壮时，能胜一骡之量，衣暇为之，与之终身。为人搬运，称为背子，所运以边茶为多，生肉等食品次之。”读到此时，我不禁心中戚然

。眼前仿佛出现先辈父老们在那方曾经之苦寒之地，为生存或背着口粮赶着骡马，或背负小山样的茶包，打着丁字拐杆，“负重行缓，十数步一息”，饿了，啃几口玉米馍，渴了，喝一捧山泉水，汗如雨下孀行在险峻的山道上。忽一瞬间又想起自己少年时劳作的生活情景，不觉一缕乡愁，油然而生起。

丽江给人的印象是拥挤，房屋拥挤人拥挤，可说寸土寸金。我们住的旅店小窄更显狭窄，连上楼的水泥楼梯也窄陡得差点成了90度。不过，就在进院门边两平方米大的登记处，也有20来本书。两个晚上，我读了《出卖影子的人》和《追风筝的人》两本书，一晚一本，前者颇觉平平，后者确是“罕见的好书”，一本救赎灵魂的书，通篇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让我久久地回味无穷。

束河古镇是纳西族先民从农耕文明向商业文明过渡，尤其是保持完美水文化的活标本，我们住的客栈在镇边一处坡上，从一条不到1米宽的石墙石路的窄巷上去，一处一楼一底的院落，由民居改成，底楼已住了人，我们住楼上。登记时我一眼看到旁边的木架上有几十本书，征得老板同意，抽了几本抱去住屋。那两个晚上，重点读了两本，一本是一个新锐作家的散文集《皮囊》，被称为“认心又认人”的书。许多篇章写得生动感人，刻骨铭肉，给人印象深刻，如《皮囊》一文中的阿太，一位99岁的老太婆，没文化，但她却教给作者具有启示力量的生活态度：“肉体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伺候的。”让人振聋发聩。另一本是三毛的《我的宝贝》。三毛的作品，先时看过很多，如《撒哈拉的故事》《雨季不再来》《哭泣的骆驼》等，此书记录了三毛走遍万水千山收集的86件宝贝的故事，展示了全部精美照片。行文虽精短，但写出了和每件“宝贝”的奇遇和缘分，饶有趣味……提到三毛，总想起那张1990年9月她到成都，赤脚坐在街头，一身乞丐装，散发垂肩，眼神忧郁茫然的照片。3个多月后，她用一条丝袜结束了自己48岁的生命。斯人久去，但她的事迹仍在四处流传：“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到那都是流浪。”

就这样，在那几天里，我白日穿梭在由山、水、云、城构建的自然胜景中娱目，夜晚则浸润在字里行间悦心，一天领略两般风景，好不惬意快乐！

岁月不居，回来已是许多时日了，但我仍追恋着那短暂的几天，心中仍氤氲那股温馨浓郁的悠远书香！